■家庭相册

人生真味

□程应峰 文/图

落笔“母亲”二字，我竟串缀不出一个有关母亲的完整的故事。母亲太平凡了，平凡得找不到一星半点可以让我引以为傲的踪迹。我的记忆中，母亲除了认识用她的话说叫“洋码子”的几个数字外,方块字一字不识。母亲做事慢条斯理，永远赶不上村子里同龄的妇女，记得上世纪大集体的那时候，做集体工就算她来得早，走得晚，她拿的工分也还是比别人低。但她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、做事像事、一丝不苟、从不马虎。也许，我追求完美的个性和把事情做好的人生倾向，就是从她身上传承下来的。

父亲大母亲近10岁，倔强能干，有求生本领，有担当精神，是一家人的天。他还在时，他沉浮曲折的生命故事，无时不刻都闪烁着不一样的人性光芒，父亲的光环完完全全将母亲所有的优点淹没了。那时的母亲，除了做些家务事，其他的事都是被忽略了的，似乎摆得上桌面的大事小事，都与她沾不上边。

直到父亲去世，母亲的形象才渐渐在我们的感知中清晰起来。那时，母亲已经73岁了。兄弟几人商量着接她出来住，可她坚持着，要一个人在家守着她和父亲生活过的房子。她说：“这屋前屋后有你父亲栽植的花树果树，还有菜园，看病走的也是一脚平路，我可舍不得离开呢。甭管你们怎么想，我哪里也不去。”有一回，她好像被大家说服了，将几只鸡安排弟弟抓到别人家去养了，棉絮棉被也搬到别人家去存放了，终于一把锁锁上了大门，住到了离家最近的妹妹家里。可没过两天，她让妹妹打电话给我们，说不习惯，还是家里好，无论如何都要回家。

拗不过，母亲还是回家了。她让我们回家把寄放在邻居家的棉絮棉被全部搬了回去，又买了几只小鸡，放进了后院的笼子里。她又过起了她习惯而熟悉的生活：打理自己的一日三餐，在空寂的房子里洗洗抹抹，养养鸡，侍侍菜。

母亲是闲不住的，她总是找些事来做，慢慢地做，心平气和地做，不急不燥地做。她每做一件事，都要忙好长时间。仅后院的那一方菜园，就足够她年头忙到年尾。春天，她要想法子栽种一些什么；夏天，她要锄掉疯长的杂草；秋冬时节，她便开始翻地收了藏了。在菜园里，她栽了几畦红苕。偶尔会将嫩嫩的苕叶尖掐下来炒着吃，更多的时候是将苕藤剁碎了喂鸡，她每天都可在鸡笼里捡回一二个鸡蛋。秋后，红苕便长成了，偶尔她会挖上几个做红苕饭吃。她总是在电话里对我说，好吃呀，甜着呢！

霜降后，红苕就得从地里挖出来了。三畦红苕呀，母亲一个人拿着锄头天天挖一点，竟然让她挖完了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除了吃掉了的，喂了鸡的，还有三大箩筐呢。我准备将这些苕刨成苕丝，将它们晒干，便于贮存。这不，我已经请人将苕丝刨装好了，我试了试，很轻松很好用的。没苕吃的时节如果想点苕味，就可以抓一小把和米煮成红苕丝饭，香着哩！你们有时间回来也可以带些回去。”

母亲总是以柔和的姿态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都说“刚硬易折，柔软易存”，在我看来，母亲的柔软，其实是充盈着顽强的生命力的。

老舍在《我的母亲》一文中说：“把性格传给我的，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并不识字，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。”这句话，说到了我的心坎里，我的母亲，对我一生的影响，何尝不是如此？真味是淡，至人如常。我的母亲，来到世上，注定是要为我平淡的生活注入人生真味的那个人。

麦花婶儿的“春天”

□宁妍妍

刚出大门，就看到麦花婶儿把她那个破窟窿凳子扔到了垃圾箱旁。恰巧村里的二柱伯也看到了。打趣道：“咦，宝贝疙瘩咋舍得不要啦？”麦花婶儿笑笑：“有冲水马桶了，留着那玩意儿怪占地方。”

麦花婶儿五六十岁，年轻时苗条又漂亮，后来，随着日子越来越好，她的身体也像发面一样，越来越膨胀，如今快200斤了。她蹲下站起都很费力，加上腿疾，每次上厕所都要使用窟窿凳子。

说起窟窿凳子，麦花婶儿还出过一次洋相。麦花婶儿有回上厕所，一屁股坐下去把窟窿凳子坐坏了，还急着解手，蹲下去，站不起来啊？这咋整？幸好旁边有棵指头粗的小树，拽着树慢慢起来了，树也差点被她连根拔起。

没装马桶之前，家家都是旱厕。不方便的人上厕所，窟窿凳子是至关重要的宝贝。旱厕不仅蹲着不方便，味儿还超级大。冬天还好点儿，一到夏天，去趟厕所出来浑身都是味。不仅如此，蚊子也多，随手一拍就能打死好几只……

在这不胜其扰的环境里，麦花婶儿终于等到了“春天”。

在政府的资助下，村里各家各户对厕所大改造，旱厕变水厕，都装上了马桶，不仅好看，还卫生了许多，走进厕所也没有之前那刺鼻的骚臭味了，苍蝇蚊子都少了好多。提起这个，乡亲们个个都咧着嘴笑。当然，更加乐呵的还有像麦花婶儿一样，离不开窟窿凳子的人。

刚刚接到整改通知时，由于麦花婶儿对冲水马桶的优点不太了解，她还对村干部说：“啥？冲水马桶？屁股哪又恁金贵？咱庄稼人不讲究，改着怪麻烦。”当村干部耐心细致地对麦花婶儿说了冲水马桶的好处后，麦花婶儿才瞪着大眼张着大嘴“啊”了一声，一副大彻大悟的表情。

改造时麦花婶儿非常积极，还主动说服了几位年纪很大的老人。眼看着冲水马桶一点一点装好时，麦花婶儿的心情和大伙一样，像扇儿扇一般。洁白的陶瓷坐便器，锃明瓦亮，按一下按钮，水哗啦就把脏东西冲走了，厕所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说起来都想笑，那回去麦花婶儿家串门，见她坐在厕所旁端着一碗捞面条在吃。见我笑，麦花婶儿说：“笑啥笑？多干净，跟灶火差不多。”得嘞！麦花婶儿真把新厕所当宝贝了。

新农村建设，政府给每户改厕补贴500元，让人尴尬又烦恼的旱厕，终于变得“高大上”了。无论是麦花婶儿，还是年迈的老人，上厕所时，都不用拿窟窿凳子了。水一冲干净又卫生，整个村子的空气都好了许多，连苍蝇蚊子都不常“光顾”了。水厕还有一点是安装了门，不用再像旱厕那样去趟厕所还要跺脚、咳嗽，打暗号了。这下，乡下人上个卫生间和城里人一样拽。

这不，麦花婶儿又哼着小曲儿去厕所享受“高大上”了……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古诗文里品冷饮

□项伟

“夏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”，《水浒传》里那首诗，恰如其分地描述出盛夏七月，骄阳似火的天气。这不，我所居住的小城持续出现高温，让人感到闷热难当，实在有点吃不消，所幸还有消暑“利器”——冷饮。食之消暑之余，不由得好奇心起——古人又是如何消暑的呢？那时节有冷饮么？翻阅相关史料之后，不由得为自己的寡闻而汗颜：原来早在几千年前，人们就可以吃到冰镇冷饮了！

据史书记载，早期的冷饮主要以冰镇饮料、食物为主。而冰镇自然离不开“冰”了，在没有制冰技术的古代，又是如何获取冰源的呢？此时，“窖冰”就隆重登场了。窖冰是古代的传统之一，亦称“藏冰”。《周礼》有云：“冬季取冰，藏之凌阴，为消暑之用。”凌阴就是冰窖，有专设掌管冰的官吏——凌人，这种深挖窖广藏冰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清。冰块既可以置于屋内降温，也可用于饮食。宴饮时盛放冰的器具叫“冰鉴”，用铜制成，使用时，将盛满饮料或食物的器皿放进去，四周围满冰块，合上盖子，不多时“冷饮”就可制成，其作用如同今日之冰箱。

到了唐代，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冷饮，它有一个文雅的名字——“酥山”，要说起来算得上是“冰淇淋”的前身了。所谓的“酥”，与现代的奶油大致接近，是一种乳制品，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。在当时，“酥”被认为不仅滋味美妙，而且营养价值极高。诗人杨万里就曾写《咏酥》一诗来盛赞这种冷饮：“似腻还成爽，如凝又似飘。玉来盘底碎，雪向日冰消。”

而在宋代，一种叫做“蜜沙冰”的冰饮开始大行其道，和现今流行的“刨冰”可谓是异曲同工。据《宋史·礼志》记载，在四时八节，皇帝都要赏赐些特别的宝贝给大臣们。其中，入伏这一天，赏赐的是“蜜沙冰”。沙，当指“豆沙”，《东京梦华录》等宋代笔记曾提到市面上有叫卖“沙团”，由此可见豆沙在宋代很是普遍。推测起来，“蜜沙冰”，就是浇上蜜、放上豆沙的冰，这不是与“红豆刨冰”很接近吗？如此看来，古人的审美和口味，和今人也差不多呢！

到了元代，世界上最早的冰淇淋诞生了。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记载，当时有位御厨突发奇想，尝试着在冰末中添加蜜糖、奶油和珍珠粉等，经精心调配，结果制成了最早期的冰淇淋——“冰酪”。

“冰酪”在宫廷中曾大受欢迎，私下里还流传到民间。据传为了保守制作工艺的秘密，元世祖忽必烈还颁布了一条除皇室外禁止制作“冰酪”的敕令。马可·波罗在中国时，受元世祖赏赐，有幸品尝到这种早期的冰淇淋，因味道冰凉甘甜、口感极佳，于是铭记在心、念念不忘。后来，“冰酪”的制作工艺被马可·波罗带回了意大利。

经过几个世纪的辗转，冰淇淋传入美洲大陆，美国的一位名叫南希·约翰逊的女士对复杂的工艺进行了改进，制造了一种手动曲柄式冷冻机，使冰淇淋的制作工艺更加简单容易，于是现代意义上的“冰淇淋”诞生了。

夏日炎炎，在书海里尽情徜徉，于诗文中品味“冷饮”，暑气慢慢消散，燥热的心也逐渐安定下来。内心里却又不由得感慨起古人的无穷智慧与精湛技艺，他们总能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，发挥奇思妙想，把炎炎盛夏过得似乎比现代人更清凉快乐、富有情趣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